

档案里的日籍教师木村忠治郎

□朱江



通州师范学校早年请来8位日籍教师,这些教师弥补了学校师资的不足,更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办法,木村忠治郎是其中最重的一位。《南通师范学校史(第一卷·纪事)》介绍,木村忠治郎赴通之前,先后担任日本福冈县、大分县、大阪府教谕及福冈师范小学主事,“是在通师开创时期对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学生教育影响最大的一位日籍教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木村忠治郎的《小学教授法要义》。

1904年8月13日,张謇日记记载“定延木村忠治郎教师范理化”。另据1911年《通州师范校友会杂志(第一期)》,木村忠治郎在通州师范学校教授“理科及教授法”,始任时间为甲辰七月,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八月。说明张謇决定聘请木村忠治郎之后,木村忠治郎不久来到南通。木村忠治郎离任的时间为宣统二年十二月,即1911年1月。

大生沪账房的档案里保存着4张木村忠治郎的收条,最早的一张是1907年3月7日,收到大洋100元。这是木村忠治郎从大生驻沪事务所借支的费用,记在大生纱厂的账户上。同一天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流水账,还有支付木村忠

治郎车力费用2角的记录。笔者估计,这是通州师范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木村忠治郎从日本抵达上海,大生驻沪事务所派人接站,同时预支部分薪酬。

另外三张,分别是1907年10月10日,收到大洋150元。1909年2月24日,收到大洋50元。1910年3月18日,收到大洋50元。

会计档案的记载非常简单,无法提供很多内容,比如木村忠治郎是怎样从日本到上海的,大生档案里的一封公函的抄件,倒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补充一些细节。

这份公函是上海道台袁树勋写给江海关税务司,时间是1906年2月24日,事情其实很小,就是为了木村忠治郎随身携带的一批物品通关事宜。惊动袁树勋牛刀小用的原因,是因为张謇出面给他写了信。原来是腊月里木村忠治郎回日本时,张謇委托他代办通州师范学校和盐业学校的学习用品。木村忠治郎乘坐2月23日由日本长崎开往上海的“密利素他”轮船,随身物品包括张謇吩咐购买的物品,装了6个箱子,其中为通州师范学校购买的教科书两箱、教学用品两箱,盐业学校所用玻璃盐瓶一箱(装了200个)、水酸化重土一箱(6磅)。考虑到玻璃制品易损,添配困难,张謇希望江海关查验时“幸勿任意碰撞”。袁树勋给张謇很大的面子,要求税务司“免验放行”。因为需要大生沪账房具体与江海关接洽,估计袁树勋的公函也给张謇抄录一份,大生沪账房文书处理有个好的传

统,所有来文都另行摘抄在册,以备查考,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份公函。

长崎位于日本九州岛西岸,是著名的港城,与上海相隔800公里。1903年张謇去日本考察,乘坐的“博爱丸”轮船5月23日早上7点从上海出发,第二天下午7点抵达长崎,历时36个小时。张謇7月27日从长崎回国,29日早晨5点至上海。30多个小时的海上之旅,在当年不算太长。

3月3日,大生沪账房付给木村忠治郎劳务费大洋10元,依旧是从大生纱厂的账目中开支。1903年,经南洋大臣同意,大生纱厂决定改革余利分配,将原来按照13份派送(10份归股东,2份归绅董,1份归执事),改作14份,多出一份用于通州师范学校经费。所以从大生纱厂开支,其实就是从大生纱厂资助通州师范学校的账目中支出。需要说明的是,大生沪账房相当于大生纱厂在上海的派出机构,除了其本身运作的财务支出外,其他收支均为代账性质。

袁树勋公函里提到的盐业学校,笔者尚未在其他文献中见到相关记录。按照张謇“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的理念,盐业学校应该是张謇拟办服务于本地的职业学校。1903年张謇、汤寿潜等人集资合办四季通源盐垣,创立同仁泰盐业公司。盐业学校是否拟议依托同仁泰盐业公司,培养人才,有待史料的继续挖掘。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倾听英雄的壮歌

□孙同林

我又一次来到耙齿凌烈士陵园。

耙齿凌烈士陵园位于如东县西部的河口镇,因为这里离我们比较近,因此,从读小学时侯起,每年的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扫墓,因此,耙齿凌的战斗故事早已铭刻在我的脑子里。

1944年6月22日拂晓,驻扎在耕茶镇上的日军加藤中队200多人带着300多伪军共500余人,轻装奔袭我如中地区,妄图一举消灭我如皋东乡(今如东县)的地方政府武装,以利他们的“扩展清乡”。是日,我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指战员正行进在奔袭南坎的途中,行至耙齿凌附近前哨发现敌情。狭路相逢勇者胜,七团指挥员当机立断,决定消灭这股来犯之敌,以保证地方政府武装的安全,他们将敌人包围在一片坟场上。开始,敌人没发现我方是正规部队,根本不把我军当回事,直到双方交火以后,才开始紧张起来,狡猾地利用坟头作掩护,拼死顽抗。战斗从早上战至中午,敌所剩残部企图突围逃跑。经过两个多小时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拼刺刀,拼意志,最后,除了少数几个残敌逃走外,歼灭日军加藤中队长及以下200多人、伪军300多人,活捉日军14人、伪军100多人。我七团三营副营长、红军老战士吴景安及七团战斗英雄陈福田等93名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耙齿凌一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扩展清乡”的阴谋。苏中的《江海报》和延安党中央的《解放日报》都详细报道了这场战斗,粟裕司令员传令嘉奖,嘉奖令说:苏中四分区(耙齿凌)的反清乡斗争,是在河网交错,既无屏障可依又不能挖地道的江海平原上进行的,这在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中是少见的,这是一部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耙齿凌的胜利,是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

据当年的儿童团员李世和老人介绍:战斗打响以后,地方上的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也参加了战斗,他们为战士送水送饭、救伤员、抓俘虏,村里的妇抗委员康桂英与一民兵抬伤员过河时,因为没有渡船在,就扛着担架涉水而过;民兵中队长石宗燮带着几个民兵在战场外警戒,发现一个日寇和两个伪军向斜桥方向逃跑,立刻带民兵冲过去抓他们,终

于在草丛中将两个伪军抓住,跟他们一起逃跑的那个日本鬼子狡猾地藏身在小桥后,偷偷地向石宗燮他们开冷枪,石宗燮遭冷枪当场牺牲,暴露了的日本鬼子被愤怒的民兵们用手榴弹炸死。

一师三旅七团早在1942年10月20日被新四军授予“老虎团”称号,陈鲁鄂和铁源为其谱写了《老虎团团歌》:“赣东北诞生,闽西南创建,战斗战斗战斗,无敌的老虎团,保村战黄桥打出虎威,战淮海渡长江练出虎胆,孟良崮前横扫敌顽,三八线上高歌凯旋,方志敏鼓舞我们英勇战斗,血火中夺来人民的江山。”耙齿凌战斗是名垂新四军军史的吴景安烈士和他的战友们用血与火写就的无私无畏、不惜牺牲的英雄壮歌,这是从七十多年前的耙齿凌战斗硝烟中传承而来的历史回响,这是让一代又一代人缅怀敬仰的耙齿凌精神力量。“反清乡斗争扬威名,最数苏中耙齿凌,‘老虎团’英雄汉,杀敌御寇振军魂。”这是苏中一位乡土诗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时写下的《耙齿凌之歌》。

为纪念耙齿凌战斗中牺牲的吴景安等93名英烈,当地政府在烈士浴血的土地上建起了耙齿凌烈士陵园和烈士小学,建有10余座烈士墓,墓前建草亭,亭内安放石刻“烈士公墓”墓碑。同时,以吴景安烈士的名字命名所在区区委。解放战争中,耙齿凌烈士陵园遭到国民党军队纵火被烧毁。1952年,景安区委重建烈士陵园原来的草亭改成瓦亭,墓碑横匾上书“浩气长存”。烈士陵园后经数度重建和修整,1998年11月,耙齿凌烈士陵园被南通市政府定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5月,被南通市委宣传部定为南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当你走进耙齿凌烈士纪念馆,看园中红花绿草、雕塑碑文,听耳畔飒飒松风,有如步入了一处庄严肃穆的圣洁之地。耙齿凌纪念碑身由七把明晃晃的刺刀组成,刺向青天,寓意光荣的七团这个“老虎团”的精神浩气长存,与日月同辉。1944年6月22日。这是一个让时间和历史定格的日子。那纪念碑的方形底层、那七把明晃晃刺向青天的刺刀,仿佛还在高唱《老虎团团歌》:“战斗战斗战斗,无敌的老虎团……血火中夺来人民的江山。”歌中唱出英雄壮歌的崇高主题。



夜影 □许聪

从大有晋到三余镇

□黄正平

每一个人,都有故乡。

我的故乡,不是名城古镇,而在一个百年新镇,她的名字叫三余。

小镇离南黄海边不远,原属通州区,现属通州湾,叫三余镇。通州,刚开始叫南通县,后来成了通州市,再后来作为市辖区,变化很多很快。作为建制镇,它还是南通范围内最年轻的镇之一。因为,这是一块新土。

所谓新土,就是在不算远的过去,它还曾经是滩涂,潮涨见到水,潮落露出沙,沙洲。从老人嘴里知道叫“荡田”,祖籍地海门启东的乡民亲切地叫它作“上沙”。最早驻足这片滩涂的除了渔民,就是大量的盐民。他们顶烈日、迎风风,干的活儿是在海岸边从海水里析盐,在与大自然的日夜抗争中,获得微薄的报酬,以养家糊口。不过,如果冬天无盐可烧时,反倒没有收入来源了,所以,再苦再累他们也愿意去干,去拼命。到现在21世纪一二十年代,盐仍在专营,而那个时候盐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属于农业产品部类、工业产品部类?我不太清楚,民国时期的张謇在南通所办实业就是农工商一体。

上世纪初,有两个人兀然来到了这里,打破了农耕和煮盐的方式和传统,这里从此就再也不平静。掀开这史诗般一页的人就是张謇和他的三兄张謇。所以,小镇上说到张謇张状元,都很热络、亲热。

张氏乃清末恩科状元,头衔有很多: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著名教育家,慈善家,也是一名影响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其诞辰150周年时我参与了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力主加了一头一尾两个荣誉。

家乡沿海一带早先的盐民,干煮盐这一最苦的活。煮盐在烈日下进行,人们把煮盐的工作叫作熄火穷,有盐煮就有饭吃,没盐煮就只能吃草籽了。当地民众也素有种棉、纺纱、织布的副业,织出的土布精良,致密又结实,远销北方,在关外也很闻名。1894年刚荣膺“状元”桂冠的张謇先生深感于朝廷摇摇欲坠,倒不如在家兴办教育,造福乡

梓。于是,1895年,这个近代史上重要的年份,也成为他宏大企事业的元年,他开始筹办起大生纱厂。四年后厂成纱出,可谓一炮打响。

纱厂需要棉花,棉花需要种植,种植需要大量的土地。于是,在南黄海茫茫滩涂上,办起第一个“通海垦牧公司”,旨在与大生纱厂形成上下游联结的产业链。在民国二年(1912年),又在吕四以北、遥望港以南创办第二个盐垦企业——大有晋盐垦公司,公司驻地便是在今天的三余位置。因公司荡地原属余东、余中、余西三盐场及金陵公荡,所以叫“三余”,总面积26.85万亩。

张謇请教荷兰水利专家和当地的民众,如何改水治盐,变沙造田。通州当地的学者黄为人细致地告诉我,首先要将三余盐碱地排盐淡化,这不能离开发达的水系,后来三余河道分了四级。窳与窳之间有浜沟,排与排之间有横河,分公司之间有匡河,匡河流入大河,大河入海。窳排中间的田块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田亩的计算也可不用顷、亩,就用“步”。小时候我听长辈说过去有多少田,都是说的一千“步”、五千“步”,这一大有晋盐垦区格局,具有典型的意义,体现了张謇盐垦的规划布局,目前保存也最为完整,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论。冯泽芳先生在考察后写专文中说,“本公司中最可观者,分窳办法是也。”一窳田的宽度为18丈(约59.5米),长度为75丈(约250米),计25亩,老百姓习惯把土地的计数单位叫做“步”,即250=1亩。

自开发此地以后,盐民大多转为农民,相比较于传统盐业,盐垦业又省力不少,特别是转为从事农业后劳动强度算是相对轻松的,关键的是这就引来四面八方奋勇而来的移民,迅速集聚起来,繁华成镇。冯泽芳先生在民国十年(1920年)二月于上海《申报》专文中说,“三余镇不无市面,有之自有晋公司开办时始。”家父出生在长江边的海门汤家镇,年轻时不断追寻“出头”之日、独立之路,后来终于也准备着艰苦创业,选

择来到了这里。而家母是举家稍早从启东也是在海边的海复镇迁移而来。于是相识、相爱,建立起一个新的家庭,有了我们这一代。父母这辈,都属于筚路蓝缕的移民,也都是从事农耕劳动。

于因棉而兴的小镇来说,张謇是居功至伟的大贵人。当地老一辈的人谁不知晓张謇,谁不亲切地喊他“张四先生”(因为他在家中排行第四)。其实小镇还有一个不应忘记的外国人,他把生命都燃尽在这块土地,他就是年轻的特来克,张謇农垦的洋助手,随父亲从荷兰经上海来到长江北岸的年轻水利学家。帅气的洋小伙特来克在三余广袤的盐碱地上,运用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技术,又面向此地的实际,硬是把本不宜植棉的滩涂改造成方方正正的农田。盐池荒滩要变成种植良田,关键是治水。他在三余主事水利,建设遥望港,治理河流,竭尽了心智。当时海边常有霍乱杆菌污染海鲜产品,而海鱼、海蟹又是常食之物。当地人多有抵抗之力,而外来者却常常水土不服。不料,特来克先生传染上了此疾,上吐下泻,来不及送到南通城里救治,就再也没有回到郁金香花开艳的家乡荷兰。那年好像在1919年。时隔才几年,张四先生也是因为在长江堤保塌一线上遇上大风暴雨,而得风寒,最后不治而终。三余还有一人,曾任民国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徽州江湾人江谦,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晚年礼佛。张謇故里祠堂碑文则由其起草,可见与状元交好。

来三余创业的第一批移民住的是用芦苇搭的环筒舍,煮饭用泥灶灶,与风灾、潮灾、水灾、虫灾、盐碱、强盗种种作抗争。当年冯泽芳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说,用不到十年,垦田近十万亩,全境尽种棉花。

先人啊先人,江海养育了这片沃土,子民也是在是与江海不断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乃至珍贵的生命。张謇创办的实业兴盛了家乡,张謇兴办的教育反哺了家乡。三余成为南通最年轻却最有朝气的的一个城镇。

嘲螺儿

□陈晖

老话说得好:清明之前食三次螺儿,明目又聪慧。小孩子吃了螺儿肉,更是转机灵。于是,这款普通又常见的食物,便成了寻常百姓人家饭桌上最经济实惠的荤菜。螺儿壳薄肉嫩,味道鲜美,生命力也极强。

儿时,在濠河边,总能寻觅到它们的踪影。那时,抓螺儿是最充满乐趣的事儿。

螺儿最喜欢湿润,连续雨天,那螺儿就会成群结队出来游玩,如同河边细碎的小石子,随处可见,一抓一大把。运气好的时候,我们总能捡大半个脸盆,然后,兴冲冲一路奔跑回家。

螺儿被倒进注满清水的大盆里,让它们爬两天清清肠,待肠内垃圾清理干净后,用斜口钳,剪去螺儿屁股,在开水里一滚,捞出来就是原汁原味的口感,用牙签挑出螺肉,掐掉肠子,往嘴里一送,越嚼越有劲,有那么一点点淡淡的咸味,却没有一丝腥气,便成了饭桌上一道过酒下饭的美味佳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南通长桥边东西两条街就是夜市,那些大排档更是生意火爆。尤其清明前,到了食用螺儿的最佳时节,大排档的摊位上总是挤满了人。

一字排开的小方桌,几张长条凳,路灯下,架一煤气炉,上面放置一口炒锅,都是现点、现炒、现卖,火焰吐着红色的长舌,锅里“噼里啪啦”炒着各种炒菜,那生意也就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做起来了。

一时,吆喝声“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都是当季菜,便宜卖喽!”点菜声“老板,螺儿还有吗?来盘五香的,多放点干辣椒!”催促声四起;老板,我的韭菜炒螺儿下锅了吗?快点快点……”老板忙得屁颠屁颠,心里乐开了花。

一盘螺儿,几瓶啤酒,再侃侃山

海经,直嘲得面红耳赤,满头大汗。如果用个字来形容吸食螺儿的感觉。一个“吃”字真的太莽莽冒失,简直粗鲁,会少了真多情趣;而一个“吮”字又太优雅文气,根本难以表达出对螺儿的那种欲望;唯有一个“嚼”字,才能真切切表达出对螺儿那种欲罢不能,牵肠挂肚之情。所谓螺儿嘲嘲小酒咪咪,要的就是那份悠悠而又富足的感觉。

一盘螺儿,又辣又爽,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若遇实在嚼不出来的,更是鼓足腮帮,韧足了劲,与之抗争到底,不将螺肉嚼到嘴巴里誓不罢休。螺肉韧性十足,螺汁鲜美无比,啤酒漱漱口,半梦半醒之间,就干到了后半夜,那种逍遥自在,真是羡慕神仙。

如今,长桥夜市早就不复存在,那种味道总是留存唇齿之间。想当年,我食用螺儿时,最擅长的就是用嘴嚼,那种美妙感,根本让人停不下来,这岂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

在南通城有许多家常菜小餐馆,往往那些好吃的美食家常常深藏于犄角旮旯,螺儿也不例外,且生意火爆,跟“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一个理儿。

作为一名忠实的螺粉,我最痴迷的还是五香螺儿,只是现在更多的叫法是酱爆螺蛳,其实叫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口感依旧鲜嫩入味,火候依旧恰到好处,直叫人垂涎三尺,打嘴不放。

古人云:清明螺,顶只鹅。又到螺儿最为肥美的季节。打开手机,各种螺儿美图横扫朋友圈独占鳌头。

手机唱歌,必有好事。闺蜜说,她从老家抓来一网兜螺儿,准备露一手,继续这个春天里最简单的快乐。螺儿,虽说,它让你吃得满手满嘴的油,但若是少嚼了那么几口,总觉得这个春天欠了那么点滋味。